

《十面埋伏》再見傳統

——葉錦添和楊麗萍的美學對話

京劇是中國獨有的劇種，200多年的京劇歷史，代表着中國人獨有的氣質。日前，由香港視覺大師葉錦添和著名舞蹈家楊麗萍共同打造的，融合了中國傳統京劇與現代藝術元素的現代舞劇《十面埋伏》在昆明首演，並開始了全國巡演。該劇為2015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資助的藝術項目，2016年將作為中國文化部的藝術文化劇目，出訪德國參加中德文化交流。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霍蓉



■韓信內心如影隨形的兩個人，一黑一白代表人的兩面。

《十面埋伏》

全劇分為四幕，即四折，講述兩千多年前的中國歷史典故。首演前的5天很緊張，所有演員在進行最後排練，葉錦添和楊麗萍在進行最後的視覺縫合。「不是每個畫面都要光。」楊麗萍凝望舞台，演員跟着音樂慢慢行走，白色的光延伸出一個舞台。「什麼更多一些，什麼更少一些，我一直在尋找。我們需要一個特別的色彩。」葉錦添對楊麗萍說。他帶着三部相機工作，舞者起舞他會拍照檢查，甚至站在椅子上大聲喊「差一個燈光，感覺的東西太多了……給旗子一個精神，舞台要有一個接觸點。」

從傳統中尋找中國符號

葉錦添和楊麗萍討論最多的是「什麼是中國實驗性舞蹈的性格，什麼是中國自己體系的現代舞」。現在一說到中國的現代舞，很容易從外國的芭蕾舞體系來敘述，然而楊麗萍認為，「京劇是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我們漢族的民間舞代表、大民族的國粹。京劇、太極、武術和古典舞一樣都是舞蹈，是中國舞蹈的身體語言。」

葉錦添亦對京劇有濃厚興趣，「我一直鼓勵她，把自己的藝術風格做得比較大，因為她可以影響中國人。她個人有很大的感染力，可以感染中國人的藝術，她用情很真，她的熱情，她的至死不渝，她對事情的執着，她的誠意，到最後會很感動你。」

外國人看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人看中國傳統文化不一樣。這次，楊麗萍把中國古典名曲琵琶演奏，融合京劇表演、功夫、現代舞、當代裝置藝術，以形成中國的文化符號。在舞台、服裝、化妝的視覺上，葉錦添把它們各自的時代元素模糊了，「不模糊的話很容易掉到京劇系統裡，這些形式京劇裡早就有，很容易變得老套」。

藝術是需要借助技術手段來凸顯的。「我和葉老師討論，什麼是《十面埋伏》舞美的總體形象？」他們找到了剪刀這一形象。剪刀仿似是中國的暗語，不動刀槍亦能殺人，這就是《十面埋伏》裡戰爭的感覺，人人頭上懸着利刃，危機無處不在。「楊麗萍一直在反覆強調剪刀很有感覺。」葉錦添嘗試着把剪刀裝置做了出來，「剪刀對她很重要，剪刀本身就是女性符號，表示持家有道，把溫和的剪刀變得很有殺氣，是她對《十面埋伏》最直接的表達。」

剪刀是中國的符號，但這種符號的力量，對外國觀眾來說並不陌生，歐洲便也有剪刀的寓言，由此來理解中國，容易進入。主創團隊在劇場中裝了30多台電機，把一萬把大大小小剪刀在舞台上空懸掛，讓它們蠕動、傾斜，「剪刀會呼吸，會有情緒，會有意義。」如同人性變幻莫測，是美麗、複雜、危險的。同時，楊麗萍設計了剪紙藝術家在現場不停剪紙，講述

■首演當晚，葉錦添和楊麗萍合影。



■京劇表演傳承人裘繼戎飾演蕭何貫穿全場。



人如何用慾望將自己埋葬。

劇中，葉錦添抓住了中國最古老的文化思想「虛和實並置」。「白色的裙子在黑暗裡面，走、走、走，和背景產生兩種語言。」就像中國古代產生的神話世界會在人間流傳，人們把天上的雲看作是龍，「到最後是虛的世界和實的世界是一起，緣起的時代是這樣過來的，中國是這樣的一個民族」。因為從莎士比亞的戲劇到現代舞，很多人都會借鑒各類傳統創作，卻常把原來好的、神奇的題材一個個丟掉，作品出來後已沒有傳統的感覺。

紛繁複雜的現代語言

楊麗萍爆發出來的想法，葉錦添會想辦法呈現出來，比如劇中第一折「螳螂捕蟬」，葉錦添就把隊形當中服裝的形式感設計為肋骨排列，充分表達楊麗萍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又如第三折「十面埋伏」中，韓信有一黑一白兩個人隨行，如影隨形的善惡、慾望、理智與掙扎，照射出現實和內心的兩個自己。



■排演中葉錦添和楊麗萍討論舞劇。

「楊麗萍的身體裡，是有很多影像的人，她對影像有非常強烈的感覺。」葉錦添說，楊麗萍的影像感覺投射到她所建立的美學體系裡，由此劇裡有很多角色設定是楊麗萍的夢境，「神秘一點，煙，很遙遠很不真實的感覺……她的世界由很多想像和很多圖騰構成，這些在舞台上很有魅力。」葉錦添把這些有機元素重新組合成新的體系，這個體系就更有中國味道。

「我是唱花臉的，生旦淨丑，我是淨行。」裘繼戎是京劇表演傳承人，他是這部舞劇的執行編導和領銜主演，「我沒有想到楊老師思想比較瘋狂。」他說。在劇裡，他的那套傳統戲劇身韻和流行舞蹈結合行不通，「一定要結合楊老師民族藝術的特點，和各位舞者自身的舞蹈藝術，思想碰撞融合才行。就是一定要將花臉的念白、琵琶古箏的演奏和自己的舞蹈相互結合才能完成」。也就是說，舞蹈是第一位的，要顧及念白，顧及表演，顧及現場樂器的演奏，方方面面達到彼此間的「嚴絲合縫」。



■項羽出場了。

記者手記：看一次戲劇讀一次人生

這是首演前的最後幾天，我是唯一跟隨楊麗萍工作四天並觀看首演的記者，楊麗萍允許我坐在她身邊，每天直到深夜我才回家。排演起來7、8個小時都沒人上廁所，為保證排演，所有人吃飯是輪着吃。劇場條件不是很好，楊麗萍工作室非常簡樸，桌椅像初中教課桌那樣，但上面每天都有一束鮮花，很小的菊或是其他，演員們的房間同樣簡單，放着各自的行李，他們在細窄的妝台前討論藝術不時比劃……原來《十面埋伏》是在這樣的條件中誕生的。排演中，楊麗萍笑稱自己是「楊鐵人」，我被她對藝術堅韌的信仰、堅韌的內心、真誠執着的魅力吸引，她身上有股魔力與韌性掌控整個舞台，讓我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外界、忘記了憂傷、忘記所有一切。9月10日首演當晚，觀眾滿座掌聲雷動，謝幕中的楊麗萍和葉錦添及所有演員眼裡都閃有光，頓時想起葉錦添和我說的一句話：「真正的戲劇是提出疑問，是對人生提出疑問，每看一次戲劇就是學一次人生，會讀到很多沒辦法經歷的生命。」



■杜悅獨奏莫扎特D大調第一長笛協奏曲第一樂章。

無可估量的影響。」

據悉，去年暑期第一場豫籍在外青年音樂家暑期音樂會上，就讀於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皮波蒂音樂學院的竇聰起，畢業於英國皇家威爾士音樂戲劇學院的王紫，曾為樂迷獻上小提琴、鋼琴獨奏。不少樂迷表示期待明年暑期舉行的第三場音樂會上有更多優秀的豫籍青年音樂家。

AYO 銀禧高歌 「貝九」與「馬勒四」



■大提琴家伊瑟里斯和AYO合奏海頓的大提琴協奏曲 AYO提供

以香港為基地的亞洲青年交響樂團（Asian Youth Orchestra，簡稱AYO），在香港進行為期三周，每天九小時的集訓後，120人的巡演團（樂手103人）便於8月7日出發，開始為期廿四天的亞洲巡演，最後一站在東京市歌劇院音樂廳的兩場音樂會（8月28及29日）後，便結束了今年合共十四場的巡演活動。

AYO於1987年成立，但因種種原因，樂團今年才辦到第廿五屆，為此，在香港亦特別於8月16日在紅磡香港體育館安排了一場「與港同賀廿五載」的特別音樂會。在「紅館」加演的大型音樂會之前兩晚，AYO另外在香港的兩場音樂會，由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維修，便安排在具有歷史意義的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這亦可說是天意的巧合，正好為銀禧之年的演出增添了歷史色彩。

AYO在香港的首場演出由龐信（R. Pontziou）執棒。當晚龐信索性全場都放下指揮棒，在他雙手下的AYO，仍能奏出《艾格蒙》序曲應有的貝多芬音樂中特有的力感，與英國大提琴家伊瑟里斯（Steven Isserlis）演奏海頓的D大調大提琴協奏曲，AYO亦能呼應獨奏家帶有活力色彩的樂音，曲終前先是木管起立高奏，繼而弦樂組（大提琴除外）亦站立起來奏起最後一段旋律來結束。

下半場超過一小時的貝多芬第九《合唱》交響曲，是樂手專注力與凝聚力的考驗，AYO奏來顯然能將精力保持到全場聚焦，結合四位獨唱家及合唱團高歌《歡樂頌》，音樂仍是充滿力感與活力；來自台灣的台北愛樂合唱團，顯然大大補足了「臨時」組合的AYO合唱團男聲較弱的缺陷。不過，一百五十位歌手「填滿」了舞台後的合唱席，和舞台上的每一吋空間，那種擁擠感，完全沒有因為追求人類大同世界的崇高理想歌聲而改變。超過六十人的弦樂五部聲部，聽來音色的飽滿感和力度仍應可以強些，這與將第一小提琴和第二小提琴分置指揮左右兩邊的擺法未知有無關。但無論如何，四位獨唱家不站到舞台前端，改站在弦樂後面與敲擊樂手之間，聲音仍能穿透而出，這與弦樂聲音稍弱有關了。

第二晚（8月15日）音樂會由自2008年便出任AYO首席指揮的朱特（James Judd）執棒。當晚開場曲是史托考夫斯基改編的巴赫D小調前奏曲與賦格，這部管弦樂改編版因用於迪士尼電影《幻想曲》中而廣為人熟悉，當晚AYO的演奏，能將該首長約九分鐘的管風琴曲轉化為管弦樂後奏得很有色彩感，今年是巴赫誕生330年，AYO選奏該曲亦可說是應景之作。

伊瑟里斯當晚演奏蕭斯達高維契的第一號大提琴協奏曲，較首晚演奏海頓的協奏曲更適合他富有戲劇性的表演風格。這首三樂章作品，首樂章便充滿激情，第二樂章簡短的两个主題奏完，便是接近死寂般的輕音，接着便是伊瑟里斯充滿視覺感，可觀性很強的華彩表演，長達五分鐘之久！

終章的情感較前兩個樂章更為強烈，很顯然地，這種充滿熱情的音樂對觀眾的感染力很強，亦最能博取熱烈的掌聲。但無論如何，他首晚加奏了格魯吉亞著名作曲家Sulkhan Tsintsadze（1925-1991）所寫的民歌調子短曲《Chonguri》，效果亦不亞於第二晚加奏西班牙大提琴家卡薩斯（Casals）以加泰羅尼亞（Catalonia）民歌編寫的《鳥之歌》（Sally Beamish編寫的大提琴獨奏版），當晚他演奏時，充滿飽滿感情，眼神入神地遙望着遠方，大提琴的雙音效果，優美的旋律線條和鮮明的節奏，還有突出的顫音，全都載滿了美妙的語言一樣。

其實，伊瑟里斯能揮灑地奏完老蕭這首大提琴協奏曲，與AYO的樂手穩重可靠的表現，讓他具有足夠信心很有關係。木管組不少個別樂器的獨奏樂段，奏來恰到好處外，份量尤重的法國號，能不斷作出毫不遜色的配合呼應，更是精彩，同樣精彩的是在首晚「貝九」的定音鼓手，對節奏和力量強弱的掌握，同樣出色。

第二晚壓軸的馬勒第四交響曲，雖是馬勒交響曲中篇幅較短的了，但演奏時間仍近一小時，較「貝九」要求有更強的專注性和凝聚力，作為樂團首席的挑戰性便很大。「貝九」的首席是來自台灣藝術大學，今年廿二歲，但已有十五年奏琴經驗的張偉好；在「馬勒四」中擔任首席的是來自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今年廿三歲的顧荷與，當晚她要採用兩把音高相差一個全音的小提琴來演奏，其中有大量獨奏部分，奏來信心十足，很難相信她習琴只有六年。

「馬勒四」讓人聚焦之處，亦在加入女高音的終章；當晚擔任獨唱的是在東京出生的阪井田真實子，她從樂曲開始便坐在大提琴樂組後邊，直到第三樂章高潮（天門大開），全身白衣地站起來，便恍如是突然現身的天使一樣！其實，馬勒的設計，是具有赤子之心、純真無邪的女童歌聲中唱出憧憬的天堂，五段歌詞都要唱出這種感覺，存在着一定矛盾；如果選用童聲來唱，歌聲具有純真的質感，但歌聲和樂隊結合的美感卻會遜色。當晚阪井田的聲音穿透性很強，帶點戲劇性，這確是較採用藝術歌曲風格來處理更能保證不被樂隊掩去，這亦是當晚她不用站到台前仍有此效果的取捨，但純真無邪的感覺便只能用白衣來補救了。

如以在香港這兩場演出來說，AYO仍能展示專業樂團應有的表現，精神狀態、士氣就較很多職業樂團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年來的演出，每場都有加演的「單尾」，龐信介紹來自不同國家城市的樂手，接受觀眾的鼓掌歡呼。今年兩場演出後，龐信繼續此一「傳統」，在台上逐一介紹來自十二個國家和地區的樂手，此一時刻亦是台上台下情緒至為高漲，展示出AYO散發出亞洲樂壇奇蹟色彩的奇妙時刻！

文：周凡夫

豫籍在外青年音樂家 組團亮相河南省藝術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申曉 鄭州報道）時而熱情奔放、時而細膩婉轉，時而清新歡快、時而莊重大氣，早前豫籍在外青年音樂家暑期音樂會（二）以《波羅乃茲舞曲》在河南省藝術中心大劇院演出。

畢業於德國國立斯圖加特音樂與表演藝術大學的長笛演奏家杜悅，是德國國立斯圖加特音樂與表演藝術大學第一位獲得破格錄取，並且首席入學長笛專業的中國學生，在去年的豫籍在外青年音樂家暑期音樂會中，就曾為樂迷們獻上長笛獨奏；曾獲得白俄羅斯國立音樂學院「獨奏與室內樂音樂會」第一名，並以滿分成績畢業的的雙簧

管碩士郭一品，給觀眾帶來了《引子、主題與變奏》；剛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小的提琴手吳雨倫獨奏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台》毫不遜色……作為壓軸的組曲《宋元璋傳奇》選曲將整場音樂會推向高潮，音樂會圓滿結束。

執棒此次音樂會的國家一級指揮張躍告訴記者，近年來，河南不斷湧現出在國內外具有影響力的音樂人才，音樂教育得到了高速發展，我國對孩子藝術素養的教育也持續升溫，青少年學習音樂也發展至當代音樂的各個領域，「把這些年輕的音樂人才集中展示，將對我省音樂教育產生